

許溢超先生(1914-1983)

翁修恭牧師講

摘自安息禮拜講道（載於《下樂姆》第6期 1983年5月）

後再載於《壹葉通訊》55 1985年6月

我與溢超先生有三十年以上的交往，他是我的老師；學生為老師主持喪禮是很大的榮譽。我與溢超先生的交往可溯到卅四、五年前，那時候我剛進入台南神學院讀書，他擔任我們國文科的教師，當時稱為漢文，是中國古文的課程。溢超先生在神學院的工作是兼任的，他的本職是車路墘教會的牧師工作。

神學院畢業後，我被派到台南附近鄉下的後壁厝教會工作，當時後壁厝教會剛開設，沒有禮拜堂，租用一間店鋪做禮拜的場所，也沒有宿舍，我被安排在信徒許奢先生的家裏住，許奢先生是溢超先生的伯父，他們全家也住在他伯父的家裏，我們他們同住一個家裏，生活在一起有兩年多之久。當時溢超先生夫婦已經生了一男一女，女孩即現在的李正義先生夫人文姬女士，另外一位男孩子生下來身體就不健康，十幾歲時去世，次女雪姬小姐在他們離開後壁厝以後出生的。因為與他們一同生活，我就隨著許奢先生的兒女們稱呼溢超先生「溢超兄」，稱夫人為「溢超嫂」，以後還繼續使用這稱呼，這樣覺得比較親密。

十幾年前，我在台南神學院教書時，溢超先生請我為他千金文姬小姐主持婚禮。十年前我搬來台北以後，因為距離較遠見面的機會較少，我記得，他曾經北上一兩次，並來看我。我問他的近況，他說忙於編「許姓族譜」，他對歷史頗有興趣，這工作使他費了好幾年的時間，用了不少精神。

今年一月廿九日他來濟南教會參加林添水先生的告別禮拜，我看見他，但因工作忙沒有時間與他談話。再過一兩星期後，他帶幼女雪姬小姐一齊來訪問，這一次有機會與他談話，他告訴我許姓族譜完成了主要的部份，但還想繼續編寫有關的部份。

..... 從俗世的標準看，溢超先生並不是一位很成功的傳道人，因為他沒有牧養過大教會；他牧養過幾個鄉下的小教會，

他也不是一位名震遠近爲世人所認識的牧師；他只是一位籍籍無名的傳道，他既未曾當過什麼「長」，也沒主持什麼大聚會大運動，很少有人聽過他的名字。他既無名又沒有積存財富，他的收入只可勉強糊口，但他從來不埋怨，也不欣羨別人，他真是一位安份守己樂道的人。

我常以爲「只有骨頭，沒有皮肉」的話形容，並向朋友介紹溢超先生的爲人，他是一位有骨氣的人，擇善固執，固執得到頑固的程度。他絕對不會爲財利、地位、名望而妥協，他固守一個鄉下的車路壩教會達三十幾年之久此一事實，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固執」，其「擇善固執」。除了對所信的福音真理及所從事的傳道工作固執與對地位名望財利的忽視，依我看，是有密切的關係，因爲對後者的忽視，才能使他那麼堅持固執前者。

溢超先生對子女的教育很重視，很成功。他育有一子兩女，男孩子因先天的虛弱，很早就去世，長女文姬小姐台大經濟系畢業，已成家，與丈夫李正義先生是同學，李先生在華南銀行國外部服務，文姬小姐從事教育；次女雪姬小姐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剛通過口試而得了文學博士學位，還不到三十歲就得到最高的學位，實在是很了不起，是一位青年才俊，現在政大擔任副教授^{*}。溢超先生雖沒有留下什麼財富，但子女的成就乃是他的成功，值得慶幸。

師母美英女士相夫教子，是一位賢慧的好幫手，跟隨夫君從事傳道工作，吃苦耐勞，晚年應該可以享受清福，不料夫君先他而去，對他的打擊頗大，又身體不太好，行動也不方便，幸虧女兒、女婿很孝順，頗得安慰。

以上簡略介紹我所認識的溢超先生的爲人及他的家族的現況。他去了，留下了許多值得我們去思念的事。溢超先生的去世叫我們惋惜，他一生的辛苦勤勞使我們感佩，如今他可以息勞了，聖經說：「他們將結束勞苦，享受安息。」這是真的安息，因爲可以安息在主的懷裏。